

蘇平仲集



831471

蘇平仲文集卷十五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詩賦辭

義門詩 并序

王氏自宋消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繇義烏之
鳳林遷浦江之峻嶺至忠惠公從弟諱芟府君始家
深谿世載其美萃於後昆則有若善淵翁焉翁隱居
不仕勇於為義與其弟汶同財而共爨其子三人曰
士覺曰士麟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隨事立則為防

卷五

蘇平仲集

退補齋藏板

範計躬率羣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
習之於朝夕且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于今垂五
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厚謙恭自
牧而以浮驕傲慢為恥以慈愛和孺自奮而以乖爭
凌犯為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
能為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覩其事因詠歌之
不惟美善行示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克其宗也
詩曰

堯舜之世民莫不穀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叔季

風頽俗傲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瞻浦江百里之邑
乃有義家後先迭出昔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闕其門
相望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繼承衣冠引翼
大合其族自善淵君臨終之言抑何諄諄爾財母分
爾居母析爾母骨肉化爲仇敵爾曷于鄭是則是傲
厥初本同母自棄暴我言孔善惟爾當受以成我志
以啓爾後三子受命罔不蹶蹶旣篤其恩亦隆厥誼
冠昏喪祭以暨百爲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
以訓以教曰自其身寔踐允蹈敢勞於勤而謂黃髮

卷五

蘇平仲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乃綜乃理乃賞乃罰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童有冠
其多如雲朝濡暮染日引月升眾志大定不侗戒懲
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聞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
婉婉怡怡一門之內盎然春熙服有隆殺情無䟽戚
甘兮同飲辛也共食兄弟欣洽娣姒具宜疇能間之
無隙可窺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四徂于鄭何媿
聖神在御迪下以德風教攸系亟用褒錫俾彼鄭門
有命蠲復蠲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私于鄭
命書下賁寧獨此靳凡百士庶聿來儀刑況也曾立

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享祉縣縣百世無斁

鈞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于竹也稱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
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攀拳局束若失其地
輒焉憔悴若烟悽而露慘蔚然芳潤若風恬而雨霽
撓而不屈若致節於崖石之間癯而不悴若挺操於
霜雪之際或脩幹垂垂臨流而娟淨或新梢臬臬若
出墻而搖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脉理變化雖
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顧指論乎常理而當揆諸天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造而契抉造化之蹟發靈臺之秘未嘗設色聊以墨
戲而具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習與技之助乎
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遂之說兔
起鶻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爲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
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
陋之徒烏足擬議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
爾倚歟先生魯國聞孫修材拔萃雅德出羣丰神秋
灑和氣春溫緬逸志於邱壑謝濁世之垢氛樂詩書
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闢高軒以恬處獨尙友乎此

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長而達於昏忘形至于爾
汝好合類乎弟昆時婆娑其下而灑錦牋或寄傲其
間而倒瓊尊既情狀之莫逃尙人竹之在論莽渭川
之千畝曾不滿於胸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睡起掃
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寘
吾意於毫端遊吾神於物外納萬籟之秋聲幹一元
之生氣歛電激而騰馳又申之以雷雨覺乾旋而坤
轉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
籀篆與秦隸寔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

卷五

蘇平仲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脫之髓掃胸中之全竹駭生成於刻晷忽穎脫而迸
裂怒絕綳而掣去儼龍蛇之蛻骨紛鸞凰之刷羽旣
天矯以偃蹇復踟躕以飛舞續幡幢之旖旎交劒戟
之撐拄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
白不傅粉而含素鐵連鈕兮曾足奇金錯刀兮庶可
伍恍一夢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座之涼颼驅
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涕淚
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
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接踵得之者襲藏而錮

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眞宰之或怒嫌造物之無功勅
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擅譽於斯今而不
流芳於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薊之李衍浙之趙
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
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詎可同年而語固當
望塵而拜也哉亂曰繫嘉植之種種兮孰不鍾玄黃
之粹美也貞有筠之嫵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
也肖雲儀與玉表兮彷彿覲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
其眞兮庶幾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

并序

卷五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常人之情未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
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覓寄懷夷
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
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郡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
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
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
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
寬閒寂寞豈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

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
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
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篁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
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
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尙固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
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
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于
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
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余不識彥

卷五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暉而信其賢因張尙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旣美麗又富盛兮
寔東南之奧區眾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
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
湫隘兮直闐闐而臨通衢車塵滃若溽霧兮紛冉冉
將浼子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
樂郊震澤之墟俯苕霅之漣漪兮仰毗弁之鬱紆前
谿訝之絕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綦寘兮
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

楮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攀薜荔以幘幪兮苔蘚
繡乎階除列陵阜以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
竹兮森扶踈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
龍之垂胡夢麗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
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排我簷楹晷我綺疏栖
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
乍奔騰以翕霍兮儻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兮
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
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于須臾書掃滅而無蹤兮

卷五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
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眴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莫
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
把玩兮喟嘆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
貿以奔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
亦何補兮徒自默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
兮競馳驅聊歛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滢
山祖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叢茂
春華敷巖紅澗綠張艷鮀幽泉發竇疾以徐髮鬢會

朝鏘珩琚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
時招玄真子膾卻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既醉涉
江弄芙蓉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菹衣且
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
訪僮伶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尙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
珍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

卷五

蘇平仲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帆征東風綠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
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
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
卻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誰與侶蜃
霧蠻烟結悽楚木綿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燕錢都亭來詔
使停驂鄉井訪鄰翁峰經回鴈邊聲靜峽入啼猿樹
影空昭烈祠西諸葛廟秦州城北隗囂宮神交露立

蒼茫際長嘯風生感慨中毛伯昔聞周上介隨何今
見漢明公布宣德意相如最囊括山川太史工河隴
從茲兵不構轆轤此去路相通庭充橘柚陳方物歌
聽巴渝識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楫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別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拔士真成空冀
北懷人從此隔關西蒲萄滿泛涼州近鸚鵡羣飛隴
樹齊肯與交游傷遠別要推惠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卷五

蘇平仲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長揖謝宦徒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廬迥在仙華麓
就養望既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濬昔池薶荒理舊竹
蘭佩紉春蕤荷衣製秋綠沆瀣晨三嚙彫胡晝九曝
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立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立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一觀之躊躇
復不敢只恐開匣踴躍入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
質珠輝那得比立靈外護朱草莖赤日中涌鑑湖水
想當旌陽初鑄成橐籥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

藏儲精靈不然長鏡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
免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
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
邇來閱歲未五十兩渡江湖寄踪跡瑤臺夜月聽吹
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
兵禳廓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
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俱
授首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撞玉斗明朝
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

卷五

蘇平仲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兮爲赤虬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
秋彭蠡之奧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
飛兮從爾僂使我思爾兮離憂舞鮫噩兮與鱔鯁

送曹叔溫赴淮安幙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玉紅頰顴平明振佩入烏
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
相見時清事簡百不憂卮酒篇詩恣歡宴自從烟霧
霾江湖將車無復能齊驅春鶯秋月兩寂寞尺素斷
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載瞻天子氣芟芟

東帛賁邱園濟濟衣冠若鱗萃東華邂逅式相逢蕭
騷短髮驚成翁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追羣公
過從更說舊遊好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宇
啼西施湖上芙蓉老京城官釀斗四千交歡安得青
銅錢三嗅落花共一噓浩歌白石看青天盍簪方喜
怱疇曩摻別那堪增養養寒潮浩蕩足秋霖木落江
空欲何往紅蓮綠幙依黃堂駕言擊楫趨山陽君材
有用仍小試千將百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觸
體模糊土花碧韓信祖逖安在哉但見長淮搖落日

卷五

蘇平仲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矧可云天皇盛德同華
勛肯使獨鶴終鷄羣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禡兼旬犯雪度雄霸千里萬里皆瑤
琨高迷邱垤低迷罅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
桑柘僕夫股慄面削瓜身上破褐纔掩骼長途日暮
行不前回顧堪憐那忍罵前車旣斷後車絕停驂獨
宿道旁舍床頭土銼鬱生薪村酒沽來敢論價卧聽
樞馬齒枯菱展轉無眠疑不夜忽然朝光入甕牖主

僕曾見互驚訝攬衣匆匆便蓐食如此晴明喜天借
可辭趁暖卽前程剪拂蹇驢還自跨蘆溝凍合正練
橫徑度不用修梁架西山馬首遙相迎拔起人言似
嵩華瓊樓玉宇忽照眼行行已到南關下時清關吏
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迓過關使客多于簇或挽柴
車或高駕閑情我正繞剡溪吟思誰歟似清灞道逢
軒蓋何其都駿馬雕鞍蒙錦帕銀盆熾炭蠟光燃面
面幔帷行酒炙徒御繽紛意氣麤錯金劍具青絲靴
行人不解說姓名但說無非國姻婭狐裘貂帽詎知

卷五

蘇平仲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之計吏相煎嗟
不暇鶯花窈窕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會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皂蓋朱幡穿柳
去傍人指點是神仙

題耕隱巷

中歲脫塵纓田廬遂幽獨靈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
土屋自冬溫練衣忘暑溽黽勉循所務焉知時運速
翳翳桑麻陰稍稍梨棗熟扣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

臨深具網罟，薙荒理松竹。披帙欣自怡，舉觴念誰屬。
俯仰復何愧，逍遙遂忘俗。禦寇談力命，南華貴知足。
亦欲抽吾簪，與爾爲近局。

送今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璫，明月何矍矍。間之珊瑚枝，其纒以五彩。
此物曷致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苟適用，無幽不見採。
噉噉眾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咏豈弟，奔命何可遲。
馭促馬則疲，水煩魚不滋。往者皆謂然，來者能忽思。
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爲霜，行人不可留。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但感鴻鴈集，不傷麋遊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瘳。
遠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靡不俱，豈異形與影。
俛仰忽不樂，睽離生俄頃。執手臨路岐，語語不知承。
明明天上月，旣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爲腸內熱。
同氣恒相求，豈限吳與越。精靈颯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縣，地濱會通河。我昔遊燕冀，操舟河上過。
路逢兩父老，白髭鬢皤皤。自言令斯邑，前後知幾何。
豈弟如父母，張令良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

吏治日蕪穢民病日沉痾語罷還太息繼以涕滂沱
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骨被陂陀
原田自膾膾孰種麥與禾遺黎轉惻惻短褐不至裸
念此喪亂際思治意則那今焉亦已幸得見義與娥
脫之塗炭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
載糧往賑給下令蠲煩苛之子青雲彥綠髮顏如酤
壯志在經濟夙學崇丘軻一旦被推擇職此非由他
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子行矣勿蹉跎
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天門鬱嵯峩

流觸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宦京國倏爾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寔切邱壑情
及茲攬圖畫振策欲遐征禊館旣宏敞崇山復崢嶸
丹崖散春綺碧樹含秋清芳辰良讌會羣賢俱合并
列坐藉綠褥舉觴泛清泠撫景趣已領梁翰詩遽成
窮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睇望增屏營

送饒彥材還盱江二首

阿翁鬢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窗風雨
冷寒衣收拾寄行營

卷五 蘇平仲集

古 退補齋藏板

塞上風塵晚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
秫田收後多爲酒早晚還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進賢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昏旦相逢京城中幸脫戎馬亂
宦遊我何成鬢髮子已換留連一樽酒寂寞四門館
剪燭聽寒雨話舊過夜半居然消百憂莞爾成一粲
維子才且賢文采甚煥爛起從有道徵國光方縱觀
謂宜賓館閣鴻猷藉宣贊如何奉明命鈞考親吏案
黎庶乃邦本疾痛資抑按要將遠猷敷可以小邑翫
心懷簡書畏跡逐萍梗散席掛遇順風潮生失遠岸
昨夕簪云盍今朝袂還判後會復何時臨岐重嗟嘆
長江送別圖餞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卷五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班馬欵江渚日夕羣山蒼對酒不能御非念川途長
朔南自一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載歌燕燕章
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

體呈

朔風剪水雨雪雱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藜丈人鈴閣
傍山茶作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蒂芳符彩爛若雙

鴛鴦嫣然占盡三春光
皇英來自雲中央
赤旗翠節兩作行
阿母笑執瑤池觴
仙童雙雙吹鳳凰
綵女齊綰珊瑚璫
麗色照耀青霞裳
芳氣氤氳滿中堂
大君尺劔定八荒
牛歸桃林馬華陽
百度既貞四維張
禮樂誰云謙未遑
制作直欲追虞唐
文人今之杜與房
主臣合德真明良
朝夕左右扶維綱
餘子議論安敢當
一朝嘉惠錫后皇
乃是人文發禎祥
玉局仙子喜欲狂
更祝文人壽而康
黼黻鴻猷煥天章
山茶之瑞垂無疆

卷五

蘇平仲集

去

退補齋藏板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
便攜僚友出金閨
清溪繞郭穿魚市
瘦馬尋芳踏燕泥
酒美得辭花下醉
詩成漫向竹間題
始知遊衍來應晚
岸芷汀楊色已齊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滅
芳草萋萋逐雨添
悶倚瑣窗聽紫燕
不知粉蝶過朱簾

送王希賜編修使交趾

厓數歸真主羣
方若綴旒外藩須
嗣續當宁重懷柔

芝檢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子求
甃下層霄去真成萬里遊官袍裁白紵廐馬出驛騶
望重皇華使名高好時候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鉤
自覺光輝遠那知跋涉修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
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跼跼馴鹿自呦呦
綠認枕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蟹戶總能舟
日上扶桑表天垂嶂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爲樓
柳葉時交墜沙蟲或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被遐陬
除館迎京使傾城拱道周陪臣偵伺謹膳宰往來稠

卷五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樂作聆銅鼓衣更閱貝裘珍羞羅海錯妙舞雜巴謳
蕉實垂垂重柳漿益益浮括囊懲意苴澁口卻扶藁
事大無違禮新王實好修有陳皆睿訓餘事及冥搜
足使誠心服端非緩頰侔上方思子切誰敢爲王留
別袂逢梅雨歸期指麥秋論思金馬日頌獻碧雞不

卽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綠荷千萬
柄雨聲強半在西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梳鞭兩耳不解聽朱絃人情如此亦何
以我每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浙右掉鞅觀光來
日邊夙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喜窺幾編金莖玉露
足秋爽林花澗草爭春妍紛紛牛毛豈不多振振麟
角爾固專摘藻詞垣翻舍置採芹鄉泮仍留連所好
者竽鼓者瑟猶枘以方鑿以圓陳平丰姿若冠玉酈
生辨口如河懸禮意殷勤日三接華貫敷歷歲九遷
由來利鈍係遭遇未必愚智殊天淵樂育菁莪亦已
重況乃桑梓敢不虔去國不賦北門什還家徑上東

卷五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歎冷官不厭子乃賢審予閱世
倏四十守官太學垂五年包羞待問成倚席畢景兀
坐寒無蘊勳業空期蠹附驥俛仰卻笑夔憐虻彼哉
浮雲勿復道歸歟樂事言難宣會稽雲門最幽絕鑑
湖剡水交漪漣玄猿嘯呼山近屋白鳥明滅江吞天
雲間往往得靈藥月下時時聞采蓮多暇應爲曲水
會乘閑便作東山眠村翁溪友總愛客蕨芽蓴菜不
計錢酒酣更斫銀絲鱸章就還灑蟬翼屨並遊只許
鐵冠子同載應懷玉局仙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擬

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嶠幽深有澗瀍
羊眠松下石虹掛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
氣北連恒碣南衝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
卷舒石林倏開復冥漠雷雨欲至愁颺颺分張尙覺
天地窄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

卷五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力到方壺舊聞仙巖二十四雲窗霧牖仙者都錦溪
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噓方壺揮毫托真趣生
紙染出纔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立猿呼
上清羽士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
息如此雲山何處無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
不枯強顏咲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
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爲車蒼梧旣酌虞帝墓會稽更
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青夫渠尋真
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邛杖扶豈無清泠可洗耳亦

有沈瀼堪充虛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搔痒招麻姑
鬢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立圃羅浮若解
后擬出海嶽相歡娛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玄霜溼露動龍香水殿書題愛晚涼蟻虱小臣惟感
愧姓名衣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選掄猶自及蒿萊玉階俯伏聆天
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竊玉清不材豈不戀恩榮只緣多病兼無
似自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朝中久戀乘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君王賜骸
骨家人須信有歸期

尋被留校讎元史

聖主詔修前代史史官鱗萃總名流胸中不識楊雄
字也向蘭臺學校讎

寄吳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目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
繡衣天下士白鷺使君車風采能廉懦知君獨起予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丹闕承恩宴紫宸羽儀江左彥簪紱幙中賓
玉液金盃出璫筵錦瑟陳轅門思贊佐迴轡敢逡巡
提封開畫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
藩屏歸付托畫諾仗材賢捫虱家聲舊應須有奏篇
避地依先隴閑居隔短牆紫金花下醉白紵水邊涼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午夜看華月中流放野航隱淪元自好誰遣綴鷓行
乘傳歷長途齊封接魯墟頻年經戰鬥幾處遂耕鋤
小市尊多酒貧家飯有魚重來朝覲日爲報玉階除
連雨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今我悄不樂喟然起長嘆
決去胡不早無營尙盤桓徒貽父母愁歲晏衣裳單
束髮學爲文志在秦漢土異彼經濟具持此將安往
自悲還自慨云胡常養養不見力田者寧復計荒穰
鬱鬱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

儀秦爲丈夫丘軻見謂迂是事古已然偃蹇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烟漢苑秋書藏金匱更誰收禮亡樂缺無窮
恨地老天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
遷優坐銷官燭如何補絲絡翻慚進庶羞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愜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閒步
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滿高樹
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卽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絕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羣彥集孟虛館一燈閃平白雪積更霏玄雲暝

逾掩子幌薄絢琉璃瓦素伴琬琰克珠跳聞投隙玉

立每因平簷鐸金琅璫璧水銀潑克灑庭柏凍不

僵宮槐望逾儼伯臯禽奪娟娟屋烏羞黯黯平觴舉

席旣秩孟語永興方漸孟芬郁雜枝椒圓方薦菱芡

善酬醉肆驩囁謳吟互褒貶居爐噓火益益篆裊烟

冉冉正克岸憤極情真叱毫緣韻險淵伯思湧若有神文

成不加點仲平癯然蟠侵鬢酣已紅上臉膚孟吻燥喜魄

漿耳熱思臥簟冰壘乃吾嗜池鱗念誰罨仲平青黃感

木災黑白悲絲染玉德振衣鶴蹁躑淵伯絮羹魚喙噉晝

蛇肯添足持螯不遺壓仲平庶用樂羈幽焉能任拘檢

堅子掀髯良已放拊捭詎云詔玉德更移燭屢續坐久衽

終斂膚孟小草漢張芝清談宋王儉兼孟寒床晒臥袁正克

夕艇擬泛剡淵伯公乎材總邁余也廁何忝假寐云小

憇仲平夢噩恐成麗兼孟城柝或罷擊風葉忽聞颭仲平虹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光射斗牛淵伯妖氣蕩關陝易居行藏愧蹉跎歲月傷荏

苒堅子起舞聽窗雞驚呼駭巷獫正克欵洽既無荒留連

復何慊相對總忘疲東方已睽睽仲平

蘇平仲文集卷十六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別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

卷六

蘇平仲集

一
退補齋藏板

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辱勅敵遠卻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爲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爲遂召弦高賜馬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質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

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菑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若歸功于臣而賜爲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爲功乎若曰不腆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

卷六

蘇平仲集

二

退補齋藏板

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傅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

與韋乎今徼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

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僂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僂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竝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眾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爲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祔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爲問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邱邱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郡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

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治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斂財毒民蔑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

卷六

蘇平仲集

四

退補齋藏板

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愚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人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室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

敵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敵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浚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

國之未艾也

卷六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十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

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眾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

卷六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尙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

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
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
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
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
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
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競維
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
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攫若鹿豕若鴻鴈若鳩

卷六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鷓若鵝鴿若鷓鴣見玉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
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
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
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
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
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
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
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
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于樊

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爲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爲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贄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于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

卷六

蘇平仲集

八

退補齋藏板

贄竟○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內相猶之爲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爲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爲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爲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

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

卷六

蘇平仲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

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

卷六

蘇平仲集

十

退補齋藏板

客釋氏乎其黜僧乎其毗隸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遣之斯乎其殮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繖道門闕采恩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邱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俛而反其眞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何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花磷

犏牛羊犢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汛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垣麒麟歆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沒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天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藉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繡塊視珠

卷六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邱壠瑩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歔也雖然萬物之間眾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眾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尙何彼

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文
用機競浮雲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
爭勢利計崇卑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
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放羈放乎
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
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真臘流
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
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

卷六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乃駕舴艋而浮遊溪澗之中低桅短篷坎窪其容輕
如浮梗迅若飛鴻倏依淺瀨忽緣長嶺槩蕩乎浦漵
之裔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鱖以給衣
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
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
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
險孰若卽安于浦漵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
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
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覲覲乎乃歌曰

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候之
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毋我愚兮我寧
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
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
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
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
機昧廉恥而處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
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視其網則繪也觀其所得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之魚宛轉噉嚼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
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鬻
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鬻之類咸遂
其生又何幸也今繪以爲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
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
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
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
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
幸豈真魚哉不仁豈真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列彼

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
輦蹙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
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履其服者而天
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
於黃皇而備于堯舜其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
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
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爲萬國

卷六

蘇平仲集

古

藏補齋

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溫恭之不測
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
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彛之孝也惟精惟一
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
疇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
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
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內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
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
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

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其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

卷六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

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于上風俗美于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于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九盤孟几席簾幙窗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

卷六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噉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噉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

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
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
以存心德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
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
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
白而黑無得而借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

卷六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
吃者闕翁聞之蹙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
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
物補我一竅吾遂與含聰氏爲友乘無形之龍以適
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息乎無
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宵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
焉無覺況乎毀譽吁俞咲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
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
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爲立同乎子將求我于

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予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

卷六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藏板

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

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

卷六

蘇平仲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萼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

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弁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者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憫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啣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

卷六

蘇平仲集

二

退補齋藏板

鼠之微甚狎之猫鬪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抵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遇之不以其道則納履去不終日矣

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倏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于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

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
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卜商會無難色君疇也務
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號叔也管仲
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
文武齊桓魏文會無赧容豈非存心于成己成人也
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
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
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
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
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爲
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閤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
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
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
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
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
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眾然且盡焉況乎粟
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

滿數百家而食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
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
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
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
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內數百戶之中田多者
初不過三四戶今也服役于官惟田多之家而已其
餘或買于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
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三三有力人服數
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
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
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爲窶人
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
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
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
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
隱惡也人不念福本于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爲
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于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

以爲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僞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于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爲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吕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

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懼其殃所謂出
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
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
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亶亶不能
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
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
出往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
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
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
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
以受福也

卷五

蘇平仲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
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
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爲齊民而
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
加焉處畎畝爲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
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
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

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
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
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
矣爵命以爲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
矣貨財以爲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
矣暮去位而暮以爲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
爲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
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
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
也者天之貴富人之富貴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
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
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
爲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于狂愚桀
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
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
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

惟恐不疎此其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真有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于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

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不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
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
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
始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
友者則爲之也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慎
之友焉而出于眞者則內友焉而鄰於僞者則絕絕
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眞友所以率天下敦
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
不終乎

卷六

蘇平仲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士薦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
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愚
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
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雅
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聞于左右曲沃之奧
有神叢叢大木也薦與女蘿附焉神患薦蘿之滋蔓
也欲去之乃謂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
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
則其枝葉寔爾蔽也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

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口佯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旣伐蔦蘿莫傅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蔦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況

卷夫

蘇平仲集

无

退補齋藏板

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蔦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思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弁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

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爲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惑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爲事之本聽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爲哲人告之語言維德之行

卷七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小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

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己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員以規而成員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員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員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量度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爲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

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
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
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
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
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
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
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因其好
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
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
乘之而羈勒作馬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輻衡
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
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
立功者等不旣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
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
設其爲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
備于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
精微見於論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

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爲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爲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

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淩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眾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

養之曰有道乎曰有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
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
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入不之撓若苟
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
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
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
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
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
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
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
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
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
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
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
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
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譬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

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

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佔畢一儒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蔽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

卷六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以杜之極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見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

金華胡翰書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
陰縣簿林公與直編類鏤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
過半別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繕寫繡梓以
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諒於
是不揣蕪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
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
黃公各捐己俸重壽諸梓遣史蔣處育以董其事
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
閱月而書成燦然一新編卷目錄悉依其舊中間
字義脫落無可引據者姑虛以俟後之君子章貢
黎諒謹識

卷五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